朱子語類

百卅一之三　本朝人物

口 13
775
44

中興至今一百三十一人物上　李趙張汪黃秦

李伯紀徽廟時因論京城水災被出後復召用遂約吳敏勸行內禪事李恐吳做不得乃自作文於袖中入吳已為之矣後欽宗即位用之一日聞金人來殿上百寮都失措皆欵作寬計李叩閤門入論閤門立之欽宗聞之令引見力陳禦戎之策忠義慨然上大喜即擢知樞密院事李英爽奮發然性疎用術欽朝用督太原師適秖師中敗遂浮罪太上登極建炎初召汪黃葦云李好用兵今召用恐金人不樂上曰朕立於此想彼亦不樂矣遂用為相後汪黃竟使言官去之在相位止百餘日許

右丞作陳少陽亲詢亦畧見其出處揚

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輕浮相於南京時建議三事借民間錢二云云宋齊愈言之其時正誅叛人遂以宋嘗令立云云張邦昌戮之當時人多知是立張邦昌間有未知者宋書以丞之及刑人多寃之張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罰人當時模糊亦是汪黃所使人魏公亦汪黃薦李罷相乃魏公言罷也揚

黃仲本言於先生曰李伯紀一再召乃黃潛善薦之李入國門潛善率百官迓見頴岐言章遂疑潛善為之李入國門潛善率百官迓之李默不一語因此二公生隙又曰上云李綱狹視朕先生曰李丞相有大名當時誰不追慕其不用以至於此上意亦須向之潛善因而推之皆後却令頴岐言之

情理必是如此仲本是其族人不欲辯之揚

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後以其人之不定主也意思都轉後居福州李公家于彼相得甚懽是時李公亦嘗薦魏公曾惹言語又問魏公論李丞相章疏中有脩怨專殺等語似指誅宋齊愈而言何故曰宋齊愈實曾論李公來但他那罪過亦非小小刑杖斷遣得了又曰當時議論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時頴岐之徒論列謂張邦昌虜人所厚宜疎遠李綱虜人所惡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虜人所樂遂得召命不寢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來整頓一番方畧成箇朝廷模樣如僭竊及嘗受偽命之臣方行誅竄宛節之臣

方行盛卿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是時恰限撞着汪黃用事二人事事無能却會事殺如置馬伸於兜地陳東歐陽徹之兜皆二人為之按中興詔令御史臺勘劉宋齊愈外至會議處於章子上取筆寫張和昌三字坐皆失色○儒用

陳少陽之兜黃潛善害之也其詳見於許右丞哀詞中同時兜者歐陽徹徹楚州人某族叔祖時居高郵一日使一人往楚州鹽城小材中買物事久而不歸後問之乃云彼村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云八月二十間安得有雪亦且擾其僕云記之後有人自彼中來問之果然乃歐陽兜時也楊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而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熟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卒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獨竟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啟中興而此等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簇在胷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子蒙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不義不甚分明李丞

相、大義分明極有守、做事有終始、本末一貫、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
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不曾用耳朱
丞相秀水閑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
不公道魏公有鎮江錄又問呂頤浩曰這人麁胡亂一時間得
他用不足道子崇
魏公才短然中興以來要為者只李張二公揚
李伯紀大節好敗兵事乃當時為其所治者附會滋益之
不足盡信楊
李伯紀請誅張邦昌并畔者後以結余靚事過海振
李伯紀丞相為宣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
何晉之名德輝尤蒙特顧諸將無

有稟議正紛拏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
處分諸將遂無語看朱文公也是誤人蓋真箇能者未
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
以動人聞聽多至敗事者此也儒用
因語李忠定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閻祖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来做去亦只
是王茂洪規摹當時廟論太堅亦主和議按王庾乞
字劉貼黃云奭勤臣前項所上章奏及與王倫議奭有
妨趙鼎今若不自陳稟則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
於陛下之国事何益
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
有此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
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来秦没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
議為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

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費調護已自定豐了只因鄱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豪奪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問鄱瓊之叛或云因呂安老折簿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親坐廳但重簾露屨以受其參之類恐無此等事曰此亦傳聞之過又問當時皆歸罪魏公以為不合罷劉光世故有此變曰光世在當時貪財好色無與為比軍政極是弛壞罷之永為不是但分付得他兵馬無着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虜人寇虐劉豫不臣但無人敢問着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謀大舉以伐劉豫忽然有此一段蛛脫逐止又云如呂安老才氣儘自過人觀其議論亦甚精確問鄱瓊叛去之後

聞亦不得志於虜曰虜後來亦用他為將但初叛歸于劉豫虜人却疑豫擁兵太衆或疑與我為內應遂有廢豫之謀鄱瓊救於淮西實紹興七年秋戊辰也瓊既降金人憂其難制遂廢為齊其說有云勿謂奪陵而之牛其罰則甚重不能為禍齊豫也豈偶然哉○孔子之友非儒用

問趙忠簡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為劉豫叛人我之被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猶當虜人難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戰二策孰是曰忠簡非是殺得劉豫了又却抵當虜人有何不可劉豫亦未便是机上肉在若以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机上肉他亦未會被你殺得只是胡說若真箇殺得劉豫則我之勢益強虜人自畏矣何難當之有虜豺狼犬羊也見威則畏見善則愈壁欺

倘若自家真個曽勝劉豫殺滑一兩番羸他便怕矣靖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和所以他愈肆欺倘若自家真個能勝劉豫他安滑不躭擱勇舍獸耳豈可以柔服也嘗見征蒙記舉成之子從元朮征蒙古家時事云元朮在甚處滑上二十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我急往收取資之以取江南必可滑也元朮然其言遂急来滑上則空無所有蓋韓已先般輸重粮草歸而後抽軍回也彷徨滑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窘不可言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和元朮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敗和即大幸不然即送一矩耳無策可為也遣下又不知其狠狽若知之以偏師臨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宗終畏之敗和

因其使来喜甚遂遣使報之敗和元朮大喜遂滑還是元朮不敢望和自以為必先其遣使也蓋亦覘試此間耳可惜此机會所以後来也怕一向敗和又云劉信叔是時以孤軍在順昌元朮来伐諸將皆敗是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則虜人必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滑至江則諸將盡扼江上責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虜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嘗說斬殺無訝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往一邊立滑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遂棲城與虜人戰大敗虜人元朮由是畏怯若非錡順昌一勝元朮亦未必便致狼狽如此之甚信

亮時已自老病緣其姪劉氾先戰敗遂至於敗（按張魏公嘗云留他在尚可以扞蔽北虜若隳此是甚說話豈有不能隳此恐難抵當）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爭河壯數州及不肯屈膝數項禮數爾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丞相是西人人皆望其有所成就不知他倒都不進前（子錄云趙元鎮亦只元鎮知落得美名）

張魏公本與趙忠簡同心輔政陳公輔排程氏乃因趙公去已而呂安老敢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故皆為人以是欺之一日出見一屋稍好截此并木之類問知是內官家

乃言於上謂今輒駐蹕於此當日圖恢復而內臣乃安居如此遂編管之（楊）

趙丞相收拾得此个才然亦雜如諭子才之徒亦頗爲（楊）

先生云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語練事機則恐於秦公不遜張子功以為不然且曰秦在都司日忠簡為相有建議者公必計也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九有關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為而非復前日之所擬（道夫○侗錄云嘗見沈公雅言其嘗問張子功趙忠簡與秦丞相二公孰能辦事其答曰不熟某嘗為都司事二公每二百官有事白事件件商量此事合如何行如此行則利民如此則利國如此則利民而害國如此則

害國而利民如此則國與民俱利當面便商量判斷了
憔悴萬便奉承以行及至秦公則百官九有所稟向更無
酬酢畧不可下手但付與吏人少間更沒理會此事便沉
埋了如此謂之秦公勝趙公可乎

魏公初以何右丞薦為太常簿趙忠簡為開封推官相得
甚歡在圍城中朝夕論講濟時之策魏公先達力相汲
引遂除司勳員外即一向趨權及在魏公亡嘗論天下
人材魏公剔談秦會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吾輩安所
措足邪魏公云且為國事計姑置吾人利害時趙公為
左張公為右皆兼樞密院事忽報兀术大舉深入朝廷
震怖時劉光世將重兵屯合肥魏公親往視師因奏記
曰此決非兀术必劉豫遣其子姪鄰覘來窺耳臣往在
閔西數與兀术戰熟其用兵知害今觀此舉決非其人
魏公遂下令督戰光世恐懼謀欲退師而南以與趙公

平時有鄉曲雅故遂私有請於趙折彥質時知樞密院
事復申之請遂徑自樞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師魏公聞
之大怒下令曰敢有二人駐軍如故此事雖謂之曲在趙公可也已而招皋大捷
勇騎遂退魏公既遏絕不言前功欲以安趙公與共國
事也而二公門下士互相排抵魏公之人至有作為詩
賦以嘲趙公者趙公之迹不安且有論之者遂去魏公
猶相乃力薦會之為樞密使及酈瓊叛於合肥呂安老
死之魏公之迹亦不安褒辭求去高宗問誰可代卿者
魏公復薦趙公遂令魏公擬批召之既出會之謂必薦
己就閣子語良久魏公言不及之會之色漸變未幾中
使傳宣促進所擬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付中使

會之色變愈甚魏公遂上馬去及趙公再相會之反謂之曰張德遠貞恁無兼耶弄讒潛淮上書如此猶不知去及王上傳宣來召相公方皇恐上馬去趙公以為然後又數數說聞之趙公不能不信也又如光世之罷實當於罪酈瓊叛去豈不可舉能者乃復以淮西之軍付光世弄詩都成私意初趙公極惡秦之為人不與通情及趙公為相秦為樞密使每事惟公之命是聽久而趙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至與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忽一日高宗怒唐暉趙公為之分解檜亦上意惡暉逡巡發一語云如唐暉樣人才也不難得又一日趙公奏恩平郡王乃建王之弟建王乃恩平之兄建州不過一郡之地吳乃一大都會恐弟之封不宜

憂兒檜察見高宗以慈壽意主於恩平遂奏曰也不較此因此二事高宗深眷之又因力主和議趙公罷逐拜左相他言語不多只用兩句那事都了趙公不知魏公之無他為檜所排潭泉州是時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見因說及囊日之事趙公方知為檜所中相與太息而已或曰以檜之才若用之以正豈不能任恢復之責曰他亦只是閉着門在屋子裏做得不知出門去又如何這事難坐間多彌其能處置太事曰他急時也慌忙無計策他初一番講和虜人以河南之地歸未幾敗盟太舉入寇邊報既至大恐不知所為顧盼朝士問以計策時張巨山微誦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檜心異之衆人既退獨留巨山坐問適間之語巨山

曰天下之事各隨時節不可拘泥蓋者相公與虜人講和者時當講和也今虜人既敗盟則曲在彼我不得不應亦時當如此耳因為之畫策召諸將為戰攻之計他大喜即命巨山為奏豪舍卒不子細起頭而句云伊尹告成湯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遂急書進呈會之復喜遂播告天下決策用兵已而劉信叔順昌大捷虜人遂退檜復專其功大喜亟擢用巨山至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一聯云成湯為太甲宣聖作周任周莊仲云劉恭政太中之子知州劉季章曾為其館客嘗與先生說見其翁日錄劉曰有張御史者川人名戒字定夫魏公在川陝時上書言利害魏公喜撤用之俾殫力不決魏公遂疎遠之戒由是不樂後罷瓊之教魏公去位張為御史首論魏公高

宗嘉謂輔臣曰張戒論梁灝之迹已見疏意之末明此而句極當其罪謂其已罪宣撫使除樞密而猶用宣撫使印除吏不已也是時趙公奏曰此恐是一時不審之過亦未至於不臣也秦檜徐進曰既為臣子恐亦不宜如此檜之果怒擠陷人皆此類也儒用按是時周秘石公掞李誼交章誠公不特張戒而已○儒用○德明錄云一條今附正之問劉宰學當初從魏公始末先生云當時趙公且要持重魏公却要大舉有劉麟者舉兵掠邊趙公震恐張公出視師江上趙公手書云今日之事且須持重未可輕戰萬一失事雖公不為一身慮如宗廟社稷何是時劉麟兵已為折彥古敗於淮上道去於是張公鼓舞益為大舉之計趙公遂罷相初趙公遣熊克雅相視川陝事宜魏公亦遣計謂趙公怯敵言者繼亦有論列趙公罷相魏公向者兵財無兵無財歸咎魏公又欵令寶學帥淮西代領其職瓊兵寶學以為此軍不可代遂敗吾安老顧往寶學為陳利害宜辭此行安老以告魏公魏公怒於是出寶學知泉州既而淮西果失師瓊罷相召福州先是秦相與呂頤浩

同在政府呂相視師淮上秦相盡改其規模一時為呂相所引用多逐去盡起在外諸賢如胡文定張子公程伯禹諸人布在朝列實欲傾呂相也後呂相召還過其州席大光邀番告所以傾秦之術以為莫若先去黨羽是時黨羽指文定也秦竟為呂相所傾出知紹興府是時富直柔者富公之子嘗於一寺中與秦相握髖款語且及富公為相時事忽若有所思往入去踰時不出富怪之須臾出云元來宰相要如此做一時會稽政事便放下不問雖公道判處理會趙公素與鄶秦之為人魏公却薦秦相逐再召除樞密使既視事一切不問魏公出知福州朝辭上問孰可以代卿者魏公薦趙相上云可一面批旨奏來魏公還堂秦相迎之以為必薦己也坐久無語秦色變必須中使傳宣云有上旨令作文字來於是魏公指揮堂吏作文字奏上秦召趙相至秦諸魏公於趙公曰德遠到大不樂魏公去國趙相堂中尚未肯去直到中使催促召相公文字上馬趙公及趙公為秦所傾出知泉州遍福州與魏公相見語及當時薦代之事二公始豁然無疑公於是益不樂魏公相見語及當時薦代之事二公始豁然無疑先生曰秦相自為樞密使不理會事及與趙公並相一切聽其所為皆富直柔教之也直柔不才子富公相業

安有此哉其後上頗厭趙公為秦所窺只兩言傾去是時有吳輝者作舍人求去上云吳輝只管求去趙公力薦之且晉此人秦奏云似這般人才亦不難得上欲封晉安府王為建王思平為吳王趙公又為建王卻耳吳古大國事體不稱秦奏云此亦只是虛名有何不可趙公愕然於是遂求去○又一條云秦相初罷政張當軸是時雪入淮上魏公宰相召還即賜茶藥繖蓋之寵趙公並不檢舉秦相使人禱魏公公盡與合滑禮數魏公不便奏之退師保建康以南既而勇兵却言者攻趙相謂進師非趙意坐是罷出魏公獨相遂拽秦為樞密使一切唯唯從公所為久之始與公爭事及呂安老盧州失師魏公乞出上不許番因問卿去孰可代者公遂薦趙相上云卿可具一文字來既退至都堂秦迎之有喜色意其必薦己也公坐久無語秦色變公乃指揮堂吏作召趙相文字趙公來秦相讀魏公曰德遠酒且傍徨及中使宣索召相公文字上馬去及言魏公所以短趙公者由是二公為深仇故趙相居位不滿一年挽魏公其後魏公生日秦相治之甚悉魏公又治趙相之子獄未成夜忽有一燈隆獄

中其上書一下反字明日獄具罪當斬秦檜不悅歌加族誅之文字未上檜先生云若族趙家當時連連數十人做到這裏自休不得其勢須如曹操去了
備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葉國勢稍振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蓋將驕惰不堪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實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欵向前斷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此二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着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是夜因論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語及此
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家子云張魏公撫諭淮上督將亦多可用者曰他本將家子云張魏公撫諭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勇人正大舉入冤光世恐懼遂皆後

懦趙忠簡是時趙為相折彥質為樞密折助之請檜盛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提回劉光世出榜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異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為璽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光世為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為非豈有廣人方入而卻欵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云又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容故二人得

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艦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箚殺浮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欵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處浮畧好正抵當浮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欵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主辛棄疾即日為歸計魏遂渡淮兀术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来時韓世忠正治釁行即日起離矣兀术再三審之知其欵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术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紿色乃得免

因言陳同父上書乞遷都建康而曰黃帝被山通道未嘗寧居今宮室臺榭妃嬪媵嬙之盛如此如何動得高宗本意都建康了却是趙忠簡打疊歸来蓋初聞虜人入寇群臣勸高宗幸往撫師行至平江而止繼而淮上諸將相繼獻捷趙公得入望正在此時已而欵返臨安適張魏公来遂堅勸高宗往建康及淮師失律趙公荒窘遂急勸高宗移歸臨安自此遂不復動矣看趙公後来也無柰何其勢只得與虜人講和是時已遣王倫以二十事使虜約不稱臣以濁河為界此便是講和了後来秦檜力排趙公遂不肯講和之罪歸之使萬世之下趙公得全其名者乃檜力也閒張趙二公優劣曰若

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才趙公又較縝密無疎失若論
擔當太事竭力向前則趙公不如張公張公雖是竭力
擔當只是他才短慮事疎處多盡其才力方能管得若
才有此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
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
不若退避耳（僩）（品如）何曰趙忠簡公與魏公材
於國事人才上却理會得精密仍更持重但其心未必
如張公辨得為國家擔當向前自中興以來廟堂之上
事有疎畧處他前後許多事皆是竭其心力而為之必
有照管不到處便有疎脫出來

問趙忠簡行狀他家子弟欵屬筆於先生先生不許莫不
以為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曰這般文字利害若有

實朝廷或来取索則為不便如某向来張魏公行狀亦
只憑欽夫寫来事實做將去後見光尧實録其中煞有
不相應處故於這般文字不敢輕易下筆趙忠簡行實
向亦嘗為看一遍其中煞有與魏公同處或有一事張
氏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張公趙公子弟載之則以為
盡出趙公某既做了魏公底以為出於張公今又如何
說是趙公耶故某答他家子弟盡令他轉托陳君舉且
要他去子細推究參考當時事實庶得其實而無牴牾
耳問張趙都是好宰相来知人品如何曰他兩箇當初
都要協力出来主張國事只緣後来有此不是遂做不
成以某觀之趙公未克有此不是處曰何以見之曰且
如淮上既敗張公既退趙公復相凡張公所為一切更

改張公已遷都建康却將車駕復歸臨安張公所用置中人才一皆退之觀此似亦趙公未免有不是處也曰臨安駐蹕門之立意不歇安於此耳又嘗聞長老之言有植竹於內庭者趙公見而拔之曰汝欲安於此乎然則再歸臨安恐又有為非是與魏公相反也又見趙公遺事有一條說張公罷相趙公復相事甚詳云德遠所謂之故與張公相反乎先生曰拔竹之事似是汪端明所記但其未敢深信嘗記張公欲行遣一內臣趙公但欲薄責之蓋恐其徒或來報復如此則拔竹事其能然乎至於收用胥中人才恐未必然也大抵張公才疎意廣却敢擔當大事至於趙公却深曉事其於人才

世務區處得頗精審至於擔當天下事恐不及張公也

杕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用若海

杜子美詩云艱危須藉濟時才分明是難得直卿問忠與才互相發否曰有此才者未必有此志有此志則自然有此才人多言張魏公才短然被他明受之禍魏公在江中忽有人登其舟公問為誰云苗太尉使我來殺相公公云汝何不殺我云相公忠義某門不肯做此事後面更有欠來相公不可不防備公問姓名不告而去欽夫云云德明

孝宗初起魏公用事魏公議論與上意合故獨付以恢復之任公亦當之而不辭然其居廢許時不曾收拾人才倉卒從事少有當其意者諸公多薦查元章蕃（陵人）馮圓仲（方蜀人）魏公亦素相知辟置幕府朝廷恐其進大銳遂以陳福公唐立夫參其軍以二十人厚重詳審故也緣唐立夫亦只是簡清曠會說話好骨董談禪底人與魏公同鄉里契分素厚故令參其軍事卒因笑曰正如趙元鎮相似那邊一面去督戰這邊一面令回軍成其舉措魏公既失利遂用湯進之朱張輩人再來湯往視師辭不行又命王瞻叔瞻叔又辭不行蓋魏公初罷淮上宣撫時朝廷命宰洽其錢穀瞻叔極力搜索軍士皆怨怨若徃必有一場大躁脫盖是時軍士已肆言欲殺之矣（洪容齋）

仲云嘗見先生說魏公被李顯忠卻宏淵二將說動故決意進兵既而唐陳二公皆不從魏公令二將二公皆不從魏公令二將曰聞虜入積粮運芻於虹縣靈壁矣秋高馬肥必大舉南寇今若不先其未發而破之及其來莫說其輩不肯用心二公聞此言故亦徙月及還則已六月矣衆劇暑進兵以主於敗未能魏公復與虜人講和乃定而用幸而復用

長魏公初召來縉紳甚喜時湯進之在右揆衆以為魏公必善左既而告庭讎麻湯遷左魏公居右凡事皆為湯所沮魏公不得已出視師言官尹穡陰搖撼之一日陳良翰邦彥上殿言及此事當今群臣誰出魏公之右者恐是臺諫中陰有所沮卿可宣諭之陳退自念臺諫中某人（姓名失記）皆主魏公只有尹一人意異然上旨如此一公可不宣諭遂以上意達諸人（丑云）

某明白亦上殿既不見報次日又上殿繼而有旨陳知
建寧魏公遂罷問湯後來罪責如何曰渠建議和親以
四州還之而虜復犯淮壽皇怒免官削爵土可學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某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
說若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已拔擢英
雄智謀之士一任諸已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之同做
決定做不成後來果如此然那時又除湯為左相却把
魏公做右相雖便得左相湯做右相也不得何況却把
許多老大去為他所制後來畢此只要辦事故不察外
人見利害甚分明賀孫
因論張魏公湯思退主戰和曰亦不可徒從上言戰以拗
太上太上以做兩番不曾成了所以怕主戰者頃是好

得模樣在人眼前教太上看得自信其可以戰則自無
說也楊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
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
明遠得旨出措置刑賽奏乞迂路過建康見張公張公
不與之言問亦不答揚
張魏公可惜一片忠義之心而疎於事亦是他年老智得
精神衰急欲成事故至此兼是朝廷諸公不能得公用
矣幸其敗以為口實初間是李顯忠邵宏淵請於公以
為虜人精兵在江縣矣俟秋來大舉南寇今若不先破
其巢穴待他事成一驟至某等此時有當不得公問其實
否李忠厳邵宏淵便云某人之語甚詳即不負聽呼二

人議其說如前公曰云云於是即動不知如何恁地輕率德明

魏公言元祐待溫豐人太甚所以致禍人無君子小人孰不可為善此是其父說汪書荅云又有如何大圭荅何為之張子韶云若某則禮後讀張子韶公云便是這般人云云先生謂汪書云若某則曰公當深於易易只言君子小人今若言無小人是無用易也方

秦會之入參時胡文定有書與友人云吾聞之喜而不寐前輩看他都不破如此淳○秦檜

翟公巽知容州秦檜作教授一日有一隱者至會相曰此教授大貴翟問與某如何曰翰林如何及之如何及之時游定夫在坐退而勉秦云隱者甚驗幸自重游因說

與胡文定曰此中有箇秦會之好胡閒如何曰事事棗不會秦後於陳應之處陳應之處間游後云曾為游酢知云上蔡言於棗木會籍溪言於先生下事事先生○揚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為容教翟公巽時知容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容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事不會京城破虜敢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跡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梭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疎脫則

康侯已歿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
時在坐范兄云定夫之好語雖序因循不果錄呈其
進見秦老及此則舉其文以對由是又曰此老當国却
喜之後故攜至侍從是為子衆人尊
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宰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
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生遺文
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
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
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
子由申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
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
去却與他通怒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飲意極拳拳比
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贐按程子山諸公在
貶所俱有下敬事

其存問署上如此類也　如歐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援言者做
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
秦老筆也　儒用○德明錄云秦相曾語胡和仲云先丈
甲議論固好然不得和仲問既是議論好何
故不可行秦云仲尼聖人如何便一一行得一日又語和仲云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下惠之和未若伯夷叔
齊之先人皆是可用之語孟子許多說話那曾是盡使
得只是要後人知得有許多說話又一日問和仲曰賢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
兩事是一事和仲曰聞之先人這只是一事禮曰賢後
生不識某看來只是上一句用得和仲曰這是聖人兩

句法語丞相如何道只一句用得檜曰其平生所行只
上一句賢說須着下一句賢且試方看聖賢法言無一
非實用檜只作好說話看過平生如此宜其誤国也○
可學錄云檜召五峯辭其勿和仲言頗孫逐
再召赴關檜問來時明仲何言曰家兄令稟丞相善類
久廢民力久困檜不答問和仲曰敬以直內只行一
句下一句只與賢行又曰文定文字甚好和仲進此文
字以副本納之檜云只是行不得和仲再三問既好何
故行不得檜云孔孟言語亦有行不得處在第上只是
且教人知得此○又揚錄云太上一日問胡和仲文定
春秋外更有甚文字胡曰只有載卷家集上曰可進來
遂進之後秦檜問胡曰先夫文字進了連說先夫好時只
論三四句後曰只是一句也行不得胡曰議論好時只
是謂好行相公既說好如何行一句不得曰不特先夫
文字如此聖賢議論亦豈盡可行只是且教世間人知
得有這一般道理○又憲錄云或問信而好古曰而今
人多不好古皆是他不信因舉秦會之嘗與胡和仲說
如先公解春秋盡好議論只是无一句行得對曰雖其
可行方是議論若不可行則成甚議論秦曰且如周公
孔子之言那有一句行得只是說得好所以存留在

後人看○又璘錄云檜召胡和仲來問敬以直內義以
方如何和仲之父子兄弟尋常以為此兩句只是一事檜
云不然敬以直內可用其涼白受用便是義以方恐不
旬行和仲疑之檜云公試行看和仲上殿來竟索文定
公文集因以副本呈檜云先公議論甚好但一句也行
不得且如孔孟許多說話也只是存一箇好話令人知
有此好話耳決不可行又問和仲如何和仲既解以對檜云合
降志須着降辱身須着
孝和仲以大常丞權郎檜勿心請喫酒
五孟歸而章疏下矣檜之不情如此
秦檜聞富季申言深有感歸出謂富曰元来作相當如
後来所為皆得之於此不知其說然大率保位之術耳
揚

秦檜初罷相出在某處與客棋客及富
公事秦忽掉手入內客莫知其故久之方出再三謝客
云荷見教客亦莫知所謂和問乃答云處相位元来是

不當起去是渠悔出偶投其機故發露如此趙丞相初亦不喜之及其再入全然若無能趙便謂其收斂不做一聲遂一向不疑之亦不知其如此胡康侯初甚喜之於家問中云秦會之歸自虜中若得執政必大可觀康侯全不見得後來事亦是知人不明又云秦會之是有骨力惜其用之錯或問他何故不就攻戰上做曰他是見得這一邊難成功兼察得高宗意尚亦不決為戰計

問富直柔握手之語不審何說曰徃徃只是說富公後來去朝廷使河北被人譖閻等事秦老聞之勿心入去久之不出富怪之後出云元來做宰相是不可去秦既再入遂潜親公於趙公又因吳輝等二事傾去趙相一向自做更不肯去胡和仲嘗勸秦云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盈虚消息之理秦曰此事不然我當時做這事尚拖泥帶水不曾了得問何事未了曰是未取得他中原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我從来固不主用兵然虜自衰亂不待用兵自可取後来楊安止亦有劄子勸秦相去位秦相大率如此對和仲者於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国不然安止亦須做從官先生曰不曉他要取中原之意後来見陳国壽璹說秦老初故以此事付国壽擬除宅廬帥陳云荷朝廷任使帥長沙廣西皆内地若邊帥當擇才其於軍旅事素不習恐敗事其議遂已窺意秦老只是要兵柄在手後来必大改作怪德明

秦太師與呂並相呂出甚所在秦一時換了臺諫人物呂聞之不平有客告之云其黨甚乃胡文定可逐去則秦不足慮呂如其言歸而風臺諫論之秦爭於上逐併論秦高宗欲罷其相令人行詞當時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無過人皆不平行詞者遂求御批以跣其罪高宗遂批與之大畧云其未相時說作相數月可以致治既相皆無所建明後來秦再相數年之後却秦過以為當初無過為人所誤遂行下詞臣家秦御批既得之則以納于高宗其無禮不臣如此可學錄云秦會之初罷相御書藏綦氏及秦氣焰盛自廣徐俊某人知合州於其家索出而納於高宗某人潮州人又當時史館有宰臣拜罷錄已載此罷相時事亦有士大夫錄得此書秦已改史館之書了又行下牧民間所藏者林學士綦崇禮行詞後再相時有御批其人罪狀與前自於上前納了又兄秦楚材作翰林之類官上以搶故亦眷其人猶亦忌而尚之

因話及秦丞相問當時諸公皆入虜渠何以全家還曰此甚可疑當和親時王倫自虜至欺高宗屈膝中外憤怒秦老出有人勝云秦相公是細作揚錄云似有殺之之意一日在某寺中聖節一拘貼二榜子云秦相公是細作是時陳應之正同到廟堂問和親之故秦云其意無他但人主有六十歲老親在遠須要取來相聚因顧左右令取國書與憑之看乃是詔書秦檜其前後只見中間云不求而得可謂大恩蓋指河南也先生言畢云此事當記之者當時虜中諸將爭權廢劉豫以河南歸我乃是懶辣懶辣既誅兀术用事又欲背約是時命龔炤爰書寮院為宣撫辟鄭亨仲記不全

為屬至蜀見吳玠玠曰某有二策昔失陝西五路宜為
要害今虜人以河南歸我而陝西在其中可謂失築徐
必悔悟今不若移近蜀之兵進而據之則猶庶幾稍遲
則不及事矣裴云此策固善但其不敢專須奏朝廷亨
仲因力贊之即草奏未數月虜兵已下陝西矣當時下
河南止用單使有一相識姓名失記為蔡州平輿尉一日早
手報天使至縣尉當出迎曰天使何人曰北使曰我南
朝官不可拜北使曰如此則官人可歸矣乃為辦兩車
并骨肉送之入南境既而使到縣官皆投拜蓋本北人
未換者云胡明仲與秦擯爭和議於朝堂
秦無語但取金人詔卷國書以手急卷箝其兩
頭止留中間一行示明仲云不求而得可謂大人思字
掌大時虜人初以河南之地歸我也先生親見致堂說

○楊翰云秦老講和後曾取得河南地一關中五路地連
河南盡得之時令撓和極是云云今得五路急急
令誰守某處要急為之虜人只是不曾思量恐覺便來
急入文字未幾
虜人取去矣
秦檜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
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戕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
功以為己有又不與也若海
李泰發參政在上前與秦相爭論甚力每語侵秦相皆不
應及李公奏事畢秦徐曰李光無人臣之禮上始怒德
明
秦檜初主和議時舉朝無人從之遂奏太上內召李光

来問如何遂召至来對時全不浮見久不知如何與秦檜相見秦待之酒行如誤言云淵聖參政酒時光為尚書之類光聞參政之言秦遂與論和議如何光替之次日對陳和議之是和議遂定遂參政光性剛雖暫屈終是不耳遂與秦檜謝秦所判文光取塗改之後為秦治過海歸死楊

韋貢軍叛上不知一日問如何秦曰軍人側閑相爭之類已令人去撫定矣問是誰說上初不言詰之乃曰兒子說遂尋別事罰緣三月不支楊

施全刺秦檜或謂尚侯襲卒非是蓋舉世無忠義這些正義忽然自他身上發出来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否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

番人我便要殺你賀孫

胡邦衡作書記當時事其序云有張扶者請檜乘副車呂愿中作秦城王氣圖他當初拜相罷去極好再来却曰前日但知道行則留不行則去今乃知不可去漸漸便到此田地及至極處亦顧其家曹操下令云是也問霍光先生曰霍光無此心只是弑許后一事不發覺此大謬又問秦氏科第先生曰曾與汪端明說此是指鹿為馬汪丈云只是無見識可學○錄云秦太師專政時中作秦城王氣詩以獻檜皆受不辭呂舜靜江府有驛名秦城忽傳言有王氣獻此見胡邦衡所作紹興間被貶逐人事實序熊子復歎作二書記其事從其私科舉或云非邦衡所作又曰子借之或云指鹿為馬之意天下之人指鹿為馬之意江聖錫云恐不如此只愚弄耳初時人以伊周譬檜末後人

以聲禹罷檜檜亦受之歎故下恐人害己似魏一守不敢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後來漸漸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謀耳

問張魏公行狀秦相數逆事如何曰當時歎有士大夫獻謀者亦有九錫之議矣吳曾筆是也振

秦檜在相時執政皆用昏庸無能者如汪渤章夏重德元皆一類人太上一日問虔州兵反事秦久未對章夏在後恐秦志之因對一句後秦語之曰檜不能對時參政却好對檜未對參政何故便如此即時逐去之興化林大鼐為士人時對策言自宣政以來人無節義後得秦檜於虜中乞立趙氏節義可取時秦被黜閑居後秦知之大擢用一日在經筵因講得甚稱上意上喜賜一帶秦逐出之場

秦檜每有所欲為事諷令臺諫知後只令林一飛輩往論之要去一人一時只去一人故諫亦嘗使人在左右探其意統得之即上文字太上只是慮虜人故任之如此及秦死遂召陳誠之沈該萬俟卨金安節諸人以誠之輩嘗為奉使沈嘗以贓罷官後以上書言講和進用皆秦黨也秦死封王禮數之類皆得又一面行遣昔時諫臺為皆附會權臣揚秦檜轄作好人時亦多有好相識晚年都不與他一切壞了一日謂和仲曰舊時亦多有好相識後皆不濟事近來却有幾人好如曹泳湯思退輩皆其晚年所信用者曹函險狡獪之甚秦之妻兒親黨皆為其所離間秦信愛之如子然皆在其籠絡中矣決定後來推秦作一大

惡事旋害了秦而自為之秦死其妻兒啣之泣訴於太
上謂秦時多事皆曺為之遂編置海外而死曺妻亦自
投要令一人軍將等去取曺喪恐其不從先教一婢子
云你待我使其人不從你便倒地作侍郎語云平日受
我多少恩你若不從我即有禍及汝及使其人果有不
肯從意婢遂倒地如其言其人拜告即請行蓋曺平日
詭惎家習之也然曺才可用知紹興二日當聖節吏人
呈年例店家借繫絹結甚物事曺云不必借着每年軍
人緋繫移要幾多絹遂檢籍所用與此所用不爭多遂
取出染結了却將染緋繫遂不擾知臨安一日當拜郊郊
壇要若干土朱劄年例先出錢買朱吏人呈曺曰不要
近郊壇有赤黃土先令人將炭若干斤放彼處臨期

遠令追鐵匠於彼處放炭如何燒土以膠和塗其壇遂
省錢多少天下事無不理會得只是要恕可畏是感動

楊兄之女

秦檜已卖年冬死前一二年間作一二件無狀底事
起獄斷送士大夫之類近死兩年朝不保夕日日起獄
張浚張大可畏黃豐知興化日有人有一弟因爭兄財
不與遂以其兄嘗編錄浮胡銓上書言秦檜緊要數語
告以為兄罵秦太師官司亦以尋常不曾為理會時有
一囚與爭財弟同獄問得其首尾其內（一不記）（一云）（一日福州）
帥張某過其人直訴之於帥為有人罵大師黃不為理
會帥上其事於秦即時攝取黃下大理并其妻孥皆係
之遂勘鬧中何處州海島上有林二十三娘適度甚物

事追之尉即往海上收二十二老婦女林氏娘皆有之俱
無林二十三娘鄉老云此中只有一廟是林二十三娘
廟遂令鄉老供文字去且休了黃不曾有一分事亦追
官勒停 楊

殺岳飛范同謀也胡銓上書言秦檜檜怒甚問詔如何行
遣范曰只莫採半年便冷了若重行遣適成孺子之名
秦甚畏范後出之 楊

王次翁河東人曾做甚官已致仕秦檜召來作臺官受檜
風旨治善類自此人始 楊

王循友彥霖家知建康虧秦之極不肯恐到庭下為痛治及到
只有一親戚在彼秦之子孫 楊
任其人果犯來與痛治喫棒之類其人毋骨肉訴之秦

秦大怒即尋一事加於王王得罪妻孥皆配為婦女皆
為軍人所娶 楊

建人黃公達作大守有贓提領韓義成縱家弟敗治之黃已
去告之朝士朝士曰公能作一件不惟可以解此又可
以得美官但恐公尚有所惜不肯為耳黃問如何曰公
上殿能以劄子言曾天隱李彌遜之徒不主和議宜罪
之黃即為之秦檜大喜即擢為察院韓侂使人守察院
門云黃察院有公事未了要去理會秦見不是道理遂
罷黃 楊

興化一傳文云秦今諸子孫皆其夫人正家人林一飛乃
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之養秦後
歎取歸未遂而死後其黨人歎為料理其夫人自陳云

妄有紛子林非是林遂貶何地林死有子今皆無祿乃
檜親孫也林居興化○楊
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浮這脇痛也
乃者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為逞但到這田地之事
如何使得秦在虜中知虜人已厭兵歸又見高宗亦
厭兵心知和議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議之事始定
和議至次年瓦亦殺獺辣而畔盟至順昌為劉信叔所
敗至楚州又為粮絶兵師離散方得成和若不與這兩
着亦恐未便成和太后自虜歸云某年月日虜人待之
禮數有加至某年月又加禮又某年月又甚厚今以年
月考之皆是我師克捷之時故虜懼而加禮禮極厚乃
是順昌之捷高宗初見秦能擔當得和議遂悉以國柄

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秦引
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擯去
之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雖動不得蔡京們着數高治
元祐黨只一章疏便盡行遣了秦檜死有論其黨者不
能如此只管今日說兩箇明日又說兩箇不能得了有
薦張魏公者高宗云朕豈不知其賢但渠是朕宗室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重張復和親曰自是高宗不肯
當渠死後乃用沈該萬俟高親道弼又有此數人皆是
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二十一箇未衆又下詔云和議出
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贊成今檜既死聞中外頗多異
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
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貶竄者叙復甚

緩渠疽浸甚好若更在甚可畏當時已殺趙丞相之家既加以反逆則孝聽甚衆見說有三十餘家皆當死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惠之但無如之何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敬危士之道非二而逸欲為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挾虜勢以為重可學

秦老既疽中外望洽在上人不主張却用一等人物當時理會秦氏諸公又宣諭止了當時如張子韶范仲達之流人已畏之但前輩亦多已疽（上聞可魏）却是後來因循好底氣數常守那不好底氣數不過且如秦檜在相位十一二年被他守殺了幾箇人又殺了許多人比是他那不好底氣數到長了

秦老是士大夫之小人曹泳是市井之小人揚

本朝六

中興至今日人物下

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蹕數十表它不商量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阻之于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如令樁管器甲之類不得擅有支遣問所召募係何色額一人召募得百一十人以上之人令京民出助軍錢不得支錢修城池造器械數事皆汪黃張慤為之初宗守京太上即位南京時河東北京東西之民日夜自守望駕歸京王師之來全無盜賊駕一

居淮甸賊起百十萬丁進李成楊進之徒競起宗盡召之為用事無成而覺朝廷不為諸人作主諸人四散為賊矣傷哉宗覺時年七十謚忠簡揚

宗忠簡公覺其家人方舁棺未斂軍兵鞏出大慟三日祭弔來哭不絶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揚

王庶西人趙元鎮引作樞密甚有威望又言他彊盜死尊盧山王之奇是庶之子亦作樞密庶汉私怨殺曲端端亦西人庶嘗在其軍中幾為端所殺振

王子尚初在陝西為金人所圍來救於曲端端命一愛將救之既至故求休息數日王不許戰敗奔入城王斬之既而城陷王奔端端詰責故殺之有幕僚力諫止囚之一日遣入蜀遂譖端於魏公魏公殺端可李

徐師川徽時嘗遊廬山遇一室者郑諶與之詩曰平生不善劉寶策色色門中皆有人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模揣似有方焉徐在密院時金人寇襄陽中書集議徐曰彼本盜賊所有時国步未安盜有竊發媛城邑者因以與之好時為官吏息則為盜得失不足為国家輕重時趙元鎮為參知政事曰襄陽為金人所據則川廣路絶國家危矣徐曰此是樞密院事參政不須與趙曰小小事務樞密自主之可也此國家大事政府安得不與即上馬而去太上聞之罷徐樞密徐歸鄉以前輩自居時文使氣好罵專以飲酒為事不擇賓賤皆往哭之詩亦無甚佳者揚○可李錄云徐師川在密院荆襄有密報五府会議師川曰今日朝廷視荆襄乃無用地何不棄之趙丞相為參政曰其參知政事此乃係政事之大者安得不預參政曰趙乃曰某參知政事何預遂策馬往出入文字朝廷為之罷師川趙遂知院為

師未行虜退師

韓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揀得精者八十人令二人持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為盜者遂令往偷了鼓槌却略將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往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來恐有馬軍來捉便與相殺城上皆喊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揚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扳岳飛特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闕宂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遠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揚

紹興間諸將橫劉光世使一將官來奏事應對之類皆善上喜之轉官頗賜予劉疑其以軍中機密上聞故殺之其人走投朝廷朝廷不知如何處之劉又使人逐追者已近其人告州將藏之獄中入文字朝廷方免揚

吳玠到饒風閔却走回此事惟張巨山退虜記得實德明

後世用兵只是胡厮殺那曾有節制如季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扒得着所在如吳璘敗虜於殺金李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攔殺虜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矢前陳交接後陳即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

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孫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勇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將會議以為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携持老幼勇騎已迫必為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勇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勇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勇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着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

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炙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勇遂大敗緣勇人衆多其中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矛直入人叢撥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況當勇衆正熱甲有如灰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銃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統兼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勇人大敗有壯士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逐進賀孫

張棟字彦輔　謂劉信叔親與施言順昌之戰時金人十上萬人圍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戰日勇人笑

是日早虜騎迫城下而陣連山鉄陣甚密不動劉先以
鉄甲一聯曬庭中一边以肉飯摘師時使人摸鉄甲未
大熱又且候候甲熱甚遂開城門以所獲一隊持斧出
令只掀起虜騎所斷馬脚人馬都全裝一騎倒又粘倒
数騎虜人全無下手處此隊歸以五岑大順散與服之
令歌又以所獲第二隊出如前殺甚多虜覺得勢敗遂
遁走後人問曬甲之事如何曰甲熱則虜又在日中皆
熱悶矣此則在涼處歇方出時當暑月也揚
籍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悠
悠行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略稱嘗作其縣宿戒
檐掠色人各備器械候聞鍾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
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隸縱横之狀即命擊鍾邑
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
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
又胡文定公之起召命也汎舟而下無玷走吏致書戒
其吏云計程到江黄間有官舡自下而上者可扣之當
是本官吏至彼果有舟上者一問得之其善料事如此
蓋渠以事占之知文定之不果造朝也 儒用
某人作縣臨行請教於某人名今忘記 先生言其姓某八曰張直柔
在彼每事可詢訪之其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戰舡
召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意臨行請教之語亟訪策於張
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
推之則大者可見矣遂如其語為之比成推算比前所
計之費減十之三四其後諸縣皆重有科敷獨是邑不

擾而辨後其人知紹興府太后山陵被旨令應副錢數萬結磚為牆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後圃依樣造之會其直比拋降之數減數倍遂申朝廷乞紹興自認磚牆正中官者欺弊遂急沮其請只令紹興府應副錢不得于預磚牆事（儒用。呼磚匠于圃後結牆一堵驗之先問其每之大小厚薄依樣燒磚而續之費比朝廷所拋降之數減數倍云云）

張嶓（字直福建人嘗知處州有人獻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十折之便可計等後又有人欲築紹興圖神廟牆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人用張法自築一丈長筭其牆可直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事內官無所得遂奏紹興貪不知自出錢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揚

高宗朝有朝士後為尚書建炎嘗請駕幸福建以為福建有天險又上言邵武南劒人多鬻紙錢費農業乞降旨禁之或入家忌日之類不得燒紙錢只燒經幡一二紙好笑如此粘罕長槍大劒如此而使若輩入謀国云云

邵武有文集又有趙霈者清獻之孫此時亦上言聖節殺鵝鵝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適傳有二龍虎大王南侵遣方以為懼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鵝鵞御史足以當之揚

紹興間曾大隱（名柄）作中書舍人曾亦賢者然嘗為蔡京引用後修哲宗實録成太上趙丞相要就寢嘗修實録官制辭上說破前後是非曾以蔡之故常主那一邊及行詞只模糊作一修史轉官制上與丞相不樂命呂居仁

行呂權中書舍人自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上一狀論分別邪正謂曾之徒也自荊公諸人憸豐間用事新經字說之類已壞人心術元祐諸公所為那一違人終不以為是紹聖以後又復新政敗壞一向至於渡江然舊人亦多在者其所見猶染不省雖賢者亦復如是如曾之徒是也因論人以先入為主一生做病

揚

湯思退作樞密董德元參政商量薦小秦作相董言之不答湯即肯其說逐董出召魏良臣来作參魏洽揚存中上不答湯又逐出魏湯遂作相

揚

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三人姦甚又各有文以計去了魏公盡毀其邊備山寨水櫃之類九險要處有諱卿者省毀之還了金人四州以謂可以保其和好而無事矣一日只見虜騎十萬突至驚擾一番而去三人者乃罷其謀蓋三人之所同也尹乃疏平日邊事尹能文其事宰相自為一一室藏文書至不令臺諫至其後及賈誼待大臣盤敖之類事湯卒以驚死敗小人情狀如此初去了魏公嫉邊備時諸將皆欲得而殺之王之望尚在其所急上書論三事一恢復二守禦三與之和時亦要地東歲幣之類分明上大喜即日召歸參大政及金人有所須上商量之際上意欲不與欲之望有所說之望全不言上顧之云如何之望曰不如且與之上曰卿前書意如何及敗二人皆懼邊將之怨已不敢出師上前至以郵

語相罵之望謂湯小數子成把價撒出来好三人之意
上夫所為如此之類言語記不全
惟恐奉虜不至但看要如何虜見其着數低易之遂無
所不敢使其和議如秦檜時則亦一檜矣好皇三人首
於都市押虜人聞之亦以少畏此是甲申年虜騎来時思退
之望既罷檜不罷上令胡銓檜往經略邊備二人皆搬
家先去上但知胡銓此怒去之時召陳魯公魯公至留
胡上曰用其經略邊事遂搬家先去用是罷之陳曰如
此則檜亦搬家去臣遂中見之遂罷檜多讀書能文然
行不成人上極重之每對群臣言無人及檜龔茂良
為左司諫與檜同對欲促上早定和議龔曰內政只則一消
三二箇月打疊不日可以至太平但外敵未去下手未
得且與講和為便揚

伯謨問某人如何其人姓名先生曰對移縣丞一節全處不
下又問是當初未見得曰他當初感發踊躍只是後來
不接續語朱希真曰天下有一等人直是要文采求進
用因說及尹穡前日趙蕃稱他是好人伯謨問他當初
如何會許多年不出曰只是且疑過及至上手則亂乘
初擢用力言但得虜和三二月細紀自定龔實之云便
是出人耳聾敢如此說如減冗官事是但非其人行之
失人心渠初除浙西制置胡邦衡除浙東邦衡搬家從
蘇秀迤邐欲歸鄉因此罷陳魯公再用因言於上曰胡銓
搬家固可罪尚向北尹穡搬家乃向南上云無此事公云
臣親見之自古人主無與天下立敵之理天下皆道不
好陛下乃力主張張魏公在督府渠欲搖撼一日陳郯

彥對言張某似有罷意上曰安有此事方今誰出魏公上上每呼張相只曰魏公必是臺諫中為此卿可宣諭陳見尹道上意尹云某請對數日駕在德壽批出陳知建寧府魏公亦罷某問當時諸公薦之何故曰亦能文章大抵以此取人不考義理無以知其人多為所誤如蘇子由用揚畏畏為攻向上三人蘇終不遷畏曰蘇公不足與矣乃反攻之可

或問胡邦衡在新州二十七八年不死先生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廣

胡邦衡尚號為有知識者上一日以書與范伯達云某解得易魏公為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為作序以為美事范若書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非劉豫左相乎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嘗見李彌遜字似之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失節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揚

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為事所以亦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矣

呂家之學大率在於儒禪之間習與故居仁逐去學作詩亦不說於趙丞相後於秦檜所為亦有輔之者籍溪云嘗代一表云仰日月於九天之上下一句甚卑可憐之詞居仁為之也後虜中此文亦有人傳之揚

呂居仁作舍人時繳奏文字好處多一章論表煥章乞作教官教官人之師表豈可乞此論不聞數十年矣今皆

是陳乞然不陳乞朝廷又不為檢舉朝廷為檢舉方是亦可以養士大夫廉耻今皆不然都要陳乞舊除從官便不磨勘今亦不然如磨勘大約用三載考績之法一年一切了今年年日日理會官員磨勘

呂居仁不甚惡臧汙深惡名才刻薄者此自由避黨人故有此論出來然大害名教豈不使得子孫取受如此論固窮守節處甚佳揚

呂舍人好旨忍恥之類此意不佳揚因及劉道原不受溫公惠曰如此做得人也罷利揚

說呂居仁解大學曰他諸公何故一做卜便不改動一字非聖人安能如此這般非是大聖便是大愚

因說呂居仁作汪民表墓誌不好曰作龜山底尤不好故文定全不用盡做過了振

呂居仁家徙徙自檮楪他家人便是聖賢其家法固好然專恃此以為道理只如此却不是如某人纔見長上便須尊敬以求教見等齒綴小便要教他多是如此人傑因曰此乃恥其家法而歎施之於他人也傑

汪聖錫不直潘子賤直前事云無緣聽得殿上語向宜卿云吾當時是言尹和靖某事又為朱子發理會卿典子賤當時為呂居仁所賢德明振

張魯垢說得一般道理一切險而動振

張無垢氣魄無垢論語說得甚敷暢橫說竪說居之不疑

永嘉前輩覺得却到好到是近日諸人無意思陳少南

向雖不識之看他舉動煞好雖是有些疎却無而今許多纖曲賀孫問少南雖是疎到在講筵議論實有平直氣象已煞近日許多人往往到自議論他賀孫

問陳少南詩如何曰亦間有好處然疎又為之甚輕易秦檜居溫州時陳嘗為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毋以子貴之說為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太母還朝陳逐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以徼廟梓宮歸鄭后梓宮亦歸那后太上初聘亦隨歸及邊以計聞太母還秦檜欲以吉服迎吳才老時為禮官獨以為不可謂須先以凶服迎梓宮歸太上幾年不見太母了不爭此二三日奉安梓宮了却以吉服迎太母歸衆禮官聚都堂皆從秦意吳獨爭之秦曰此不是公聚訟處即以吳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說非是只有一嫡揚因論李德遠黃世永為湯進之所賞云他亦是不曾見前輩前輩皆不如此湯見人時一面顏色言語皆賣人之物史直翁亦然然却較好史雖主和然亦有去交結得一人為應者然許他皆過分數了誠使彼是以抗厲此中亦何以處之其策甚非也揚

艾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却有此籠絡人意思不住陳丞相較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振

陳福公自在只如一無所能底村秀才梁丞相亦然振

史老雖如此然嘗愛論薦引拔士人此一節可喜如陳應求方寸平正遠過龔實之然龔又却好生每到處便收拾得些人才劉樞不好士人先亦讀書長編從頭批抹

過近得書云尚要諸經史從頭為看一一通觀老病恐不
能揚

因論張戒定夫其初名節好後来亦以書與諸公論當時
某不是全不主和議但謂和時要如何後来多有如某
之料其意欲進甚銳太上終是嫌破和議底人秦檜死
亟下詔守和議不變用沈該萬俟卨陳誠之葉故張戒
自秦檜死後數年終不用而張自躁如此蓋是學無本
原故耳張學老子之類揚

張定夫居建昌享高壽有文集曰正予集自言初學孔子
之道而無所得後讀老子而頗學焉又喜管子其說多
尚法制立朝亦可觀人傑録與先一部厚善當時朝士
皆敬之雖有素嘉陵人者亦不敢

寢嘗對高宗云陛下有仁宗之儉慈而乏繼祖之英略

高宗以為說得好又嘗言過江以来非李伯紀趙元鎮
張魏公三人也立不住

先生謂若海曰今祖全鄭翁孝義篤至又能堅正自守當
時權貴欲一見之竟不為屈至於通判公又為張趙所
知持論凜然不肯阿附秦老可謂無忝於所生者前輩
高風誠可敬仰為子孫者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世守
之乎或曰今人志在趨利聞人道及此等事則多非毀
訕笑先生曰某嘗謂得他當面言之猶似可又有口以
為是心實非之存在胷中不知不覺做出怪事者蓋尤
可畏按胡泳云内一輸文公之後○若海

鄧名世臨川人學甚博趙丞相以白衣起為著作郎與
先吏部同扃吏部甚敬畏之有敬證文字甚多敬證姓

氏一部悉詳紹興府有二印板一謂左丘姓人有二牌牓在一賣
卦左氏只是姓左先生云楚左史倚相世為史官恐其
後也鄧著作後為二秦檜一以傳出秘書文字罪之禮官勒
停揚

熊叔雅名彥詩王時雍婿也金人入二寇京城一不守時雍盡
掠取婦女與虜人一人號時雍為虜人外公當二秦檜一時叔
雅矢二永州一魏公時安置永州秦檜之父曾為二玉山一知縣
玉山人要為二老泰立一祠堂求二叔雅一作記叔雅質之魏公
魏公令勿須作叔雅自後只是言貧遣後恐不得差遣
十數日後魏公知其意與之曰前日所謂祠堂記作也
不妨叔雅作之大意言人問公有甚異政曰無異政只
見民父子有親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皆如此好了

子本師得其道以治天下亦然云云立大碑於玉山揚
三山黃明哉登是黃傳正之父揚錄云張登福建人備錄
人来見者都請其人朴实公介為甚處亦請
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敢對地又問曰對甚云對可陽對甚
甚云對害乃大声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
些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
義理備錄云人只知以利為利須知道利乃對義才明得義
利便自無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要更到說
庭後来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雖近於迂濶然甚好今
不可多見矣時幸○備錄云一揖而退此亦可畫其挑

符云奉勸邑人依本分莫將閒事到公庭言雖質意亦好
楊鑛云其人為政簡易無係累後坐化死

季椿年行經畏先塋祀家由上量起今之輔弼能有此心否人傑

王龜齡學也簪疎只是他天資高意思誠懇表裏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瓚孫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爲民之意出一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今日東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斟七邑宰皆為之感動其為政甚嚴而能以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畏愛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為之泚淚至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時

江端明學亦平正然疎文亦平正不好小疑曲徑福建政事鎮靜興福亦相宜蜀政不及見事亦快揚

汪端明少從學於先生汪既達時從杲老門禪悟焦之老歎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寂然不動感而逐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熟而歸亦奇士也

焦名竑字弱侯江寧人
清修善節之士○閒祖

汪聖錫曰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為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為世名卿海

汪季路甚子細但為人性太褊理會事不能得了孫

祝懷汝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婢溺死觸守施元之謂張曰祝婢乃其父婢祝之於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無不須

卧此間人遂陰遣二一奴士之類来覘探其事往来月餘日得其實矣一日乃投都監一曰奉聖旨来探祝編修家公事遂斗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奴士小人乃能如此　揚

主上一日嘉鄭自明直言迷問近臣曰昔時有一魏掞之好直言今何在左右以宛對問有子弟否無人爲敷陳遂贈直秘閣宣教郎　揚

這道理易晦而誰明某少生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榮說一種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爲之踊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而不忘又至後来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也無一箇會說了僩

論林艾軒作文解經曰林成季并伯爲艾軒作墓銘謂艾軒著書但云老學講明九經及其篇是艾軒幼善此是有形諕不得底嘗見九經口義先說一段目子全與所講不干涉其說是言魏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巍巍乎者世上有恁地大却曾見他口說来乃是說道巍巍乎者世上有恁地大底事惟天有之惟堯則之下面又說箇巍巍乎者言此大事只是天與堯有之舜禹都不與此蓋是取奉光堯不知却推倒舜禹又云在與化南寺見艾軒言曾點言志一段歸自釋音作饋字此是物各付物之意其云如何見得艾軒云曾點不是要與冠者童子真箇去浴沂風雩只是見那人有冠者有童子也有在那裏澡浴底也有在那裏饋飣盤飧底曾點

見得這意思此謂物各付物艾軒甚秘其說密言於先生也（德輔）

王說習之性直好人與林艾軒董行上即召見論不可講和上一日謂宰臣曰前日上殿有箇生得貌寢是言說忘了甚底官人議論亦好遂除官襲實之笑王習之以不講和奉上意先生謂習之直不是奉上襲實之多讀書知前輩大體頗識義理又有才做得去亦有文小官時甚好為正言時攻曾龍後來心術一偏至於如此可惜可惜反不如陳應求全不如他却較好（揚因給舍繳駁事而大臣無所可否云昔梁叔子將為執政時曾語劉樞云某若當此頭有文字從中出不當者如何也須說教住了始得後梁已大用而文字自中出者

初至聞有甚執奏劉樞深壯其事後見錢其因事說及丞相說有中出文字曰白有之丞相每每神回了而後已自今觀之又不見此（賀孫）

某人初登宰輔奏逐姜特立忽有旨召姜乞出甚久在六和塔待命有旨免宣押某人初過樞天下屬望首有召姜之命經由樞密曾無奏止坐視丞相以近書故去國其意只以入樞未又恐說不行而去為人所笑故放過此一着是甚小事直卿云人日日常將理義夾持个身心安能遇事住不得若是不常底人也是難得不變如某人一固謂世人屬望但此事亦須不要官爵方做得曰固是若是不要官爵這一項事如何放得過每看史策到這般地頭為之汗栗一箇身已便頓在無双之間然

漢唐時爭議而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用刑至寬而人多畏懦到合說處反畏似虎致道因問武后事狄梁公雖復正中宗孰大義終不前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世只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萬得張柬之近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郎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逐遷故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君之心自為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正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呂后與高祖同起行伍識見略故布置諸呂於諸軍平勃之成功也適值呂后病困故做得許多腳手平勃亦幸而成功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與下宗廟社稷

而誅之又云中宗決不敢為黜母之事然而并中宗廢之又不得當時人心惟是見武后以無罪廢之深惟是見中宗以無罪被廢故頓復之切若并中宗廢之又未知何以收拾人心道般處極難賀孫

耿京起義兵為天平軍節度使有張安國者亦起兵與京為兩軍辛幼安時在京幕下為記室方銜命來此致歸朝之義則京已為安國所殺幼安後歸挾安國馬上還朝以正典刑儒用

辛幼安亦是箇人才豈有使不得之理但明賞罰則彼自服矣今日所以用之者彼之所短更不問之視其過當為害者皆不之理及至廢置又不敢收拾而用之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

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它畧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着便如終廢此人作帥亦有勝它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當近世如汪端明專理會民如辛幼安却是專理會兵不管民他這理會兵時十便要驅山塞海其勢可畏拉辛幼安為閫憲問政荅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吏以嚴恭甫再為潭帥律已愈謹御吏愈嚴某謂如此方是道劉樞帥建康所得月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以恣壞夫後來例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來作滑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父子振云

劉共父創第規模宏麗先生勸止之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忠肅意不樂也趙

劉寶學初娶熊氏生樞密生次子方落地問是男即命棄其弟直閣為子熊不樂都不問竟以是而沒後樞密娶呂氏入門未幾即命呂一切儀物盡與宣閣女為嫁具呂即送與之平父云振

某曾訪謝昌國問良齋安在謝指廳事云即此便是其廳敝晒云玄蔚

金安節為人好振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其當謂九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是底放一邊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

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狠曰無黨是大亂之道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在尺直尋而可爲也 閎祖

孫逢吉從之然好初除右丞平言便上一文字盡將今所諫忌如平正心誠意許多說話一齊盡說出看來這是合着說底話只如今人那箇口道是是邪箇不多方去回避 賀孫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却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余古失於許然使其言見聽不無所補李琪則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要之却亦有以救其失也如二子之事所謂是中之中節者是耶直之作浙漕時有一榜在客位甚好說用考課之法應州縣官不許用援有績可考自發薦章如考課在上而狹貴援者即降次等今在鎮江亦然否曰僻在山林不知其詳但聞私謁不行曰向來耿守有一書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徑周曰此義尚如何說曰也只是前來說若如耿說却是聖人學得此骨董要把無使全不自心中流出從周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濂溪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伊尹耻其君不至若是非是私脩身養性與致君澤民只是一理從周

吳公路作南劒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爲之必成害無大

小除之必去此見其志方
王宣子說耳卞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爲職以此而出入
皆高之官官以承順爲事忽犯顏而出謂將你當事而
黃彥卿是也其見如此之乖後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
楊

近年有洪邦直爲宰以贓被訟求救於伯圭伯圭薦之耳
卞耳卞薦之上召見賜錢以爲此人甚廉而賢除監察
御史振

先生聞黃文叔之死頗傷之云觀其文字議論是一箇白
直磬快底人想是懊悶死了言不行諫不聽要去又不
得去也是悶人因言蜀中今年煞死了係名色人如胡
子遠吳挺都是有氣骨底人吳是得力處將賀孫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感憤慷慨者惟於
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僩

趙子直奉命將入蜀請於先生曰某將入蜀蜀中亦無事
可理會意欲請於朝得公進差遣庶可理會也曰出
於朝廷之意猶恐不得終其事若自請以行則下梢或
有小事請之不行便難出手如舉薦小吏而不從其薦
或按劾小吏而不從其劾或求錢米以補闕之而不從
其所求這如何做賀孫

趙子直政事都瑣碎看見都悶人曾向擇之云朱丈想得
不喜某政事可知是不喜賀孫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
曰只是見不破兩道夫

趙子直要分門編奏議先生曰只是逐人編好因論舊編精義逐又編自始終有意今一齊節去更折散了不見其全意矣

趙子直亦可謂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計言之亦有未是處不知何以見先帝人傑

一日獨侍坐先生忽嘆云趙丞相謫命似出胡紘問胡紘不知曾識他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記得文字莆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狼藉某曰丞相前日之事做得都是否曰也有些不是處問所以不是處曰公他日當自見之先生又曰一時平人皆已出去今全無一好人在朝某曰鄭漳之當時草趙丞相罷相詞固好以其觀之當時不做便乞而為音特曰也不必如此但是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好它却不合不肯出所以可疑若說教他不做便出亦無此典故某曰且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自富公既做後遂為例先生微笑而不答某又問丞相秉軸首召先生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為太平可致忽然一日報罷莫不惶惑竊議者云先生請早晚入講筵人主將不能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晚入講筵非某之請是自來如此然其當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無益一日雖是兩番入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

看來亦只是文具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亦有五七人曰此輩在向時本是闔茸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真箇好人盡

屏除了故這一箇揔稍稍能不變便稱好人其實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某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來皆不苟晚頃在某處得書來說學問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質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只是抗唐日子不濟事只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問人這箇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打不透欲過這邊又捨彼不得欲倒向那邊又畏朋友之議又緣頃被某人擡奬得太過正如箇船閣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箇大水來泛將去這船終不動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下有此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脚時已有六七十人隨着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及到石霜頻聞其有不可入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衆入室揭簾歎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為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才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說隨人也廣錄云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人道不會不肯

問入普老南去參慈明時已有文隨他了它歎入慈明室數次歎揭簾入一去又休未後乃云有疑不決終非大丈夫遂入其室某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歎走閒有務記誦為詞章者又不足以捄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為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捄得他那利歎底窠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為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此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彩做事不成閒

慶卿正德美記得無根史記只是不肯說只要說一般無巴鼻底道理在南撤說溫故而知新不是今人所說之故新故者性也新者心也溫性而知心故可以為人師其說道理如此然口兌竟不肯已璘

本朝七

盜賊

蜀中有趙教授者因二蕃斥逐以兵採動人心遂反當時也自警應但未幾而哲宗上仙事體皆變了所以做得来也沒巴鼻蜀人太故強悍易反成都嘗有一通判要反已自與府中都吏客將皆有謀了不知如何一婢走出来告云日逐有官員来議事帥因下憲令辦府中人則皆每日所見合謀者其事遂敗義剛

方臘起向鄭林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冦不戰而自平楊

伊川嘗說今人都柔了蓋自祖宗以来多向寬仁不曾用

大刑之屬由此人皆柔軟四方無盜賊後來靖康時多盜蓋虜難方急朝廷無暇治之耳且如紹聖之後山東河北連年大饑而盜作也皆隨即小滅但見長上云若更遲四五年虜人不來盜亦難禁止蓋是饑荒極了（義剛）

方臘之亂愚民望風響應其間聚黨劫掠者皆假竊臘之名字人入曰方臘來矣所至屠解臘之婦紅裝盛飾如后妃之象以鏡置胷懷間就日中行則光彩爛然競傳以為祥瑞（儒用）

論及楊么云當時也無甚大賊不過只是盜賊而已如李成之徒也只是劫掠若無計則不過自食又皆不是做事底（義剛）

建賊范汝為本無技能為盜亦非其本心其叔積中却素有包藏陰結徒黨置兵器滿倉箱中其徒勸之舉事每猶豫若有所待有不快於中者輒火十數家且殺人因劫之為首其人終不肯但曰時未可我決不能為汝輩可別推一人為主衆遂擁戴汝為敷乃猖獗建之士如歐陽詢士施遠昇琮者善文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望風往從之置偽官日以蕭曹房杜自相標置以漢祖唐宗須其功德汝為愚人偃然當之朝廷遣官軍來平賊時秋稼已熟賊聞官軍到放水灌田又以禾縶相連已而決堰去水官軍至不諳其山川道路賊縱之入山山路險隘騎卒不能前賊覺官軍已疲困乃出平原以誘官軍官軍出山爭趨田中既為結縶牽絆又陷泥淖賊因四面鏖擊之官軍大敗乘勝擾建州三年黑降

累叛竟遣歸世忠來方詭勦除之汝為白縊尸為衆所
焚弗獲初建人陸棠謝尚有鄉曲之譽陸乃龜山婿為
頗似有德器者賊聲言使二人來招我吾降矣朝廷遣之既而
賊有二心乃拘繫父之歐陽詹又說之曰盍劫因循逐
為賊用賊敗歐陽類士吳琮先誅死陸謝施遠以檻車
送行在至中途遠謂二人曰吾輩至死與其戮於市
朝且極痛楚昌若早自裁二人曰何可得自死遠曰易耳
爾乃密令人為藥三九小大形色俱相似一乃無毒者
遠取無毒者服之餘二人服即死遠既至行在歸罪于
二人理官無所考證迄從末減但編置湖南某州中途
又逃去或為道人或為行者或為人典庫藏後逸遁望
淮去有喜其材者以妄妻之住數月復北走降虜改名
宜生登為科後擢用甚峻逆亮將犯淮時猶為之奉使上
此來時黃尚書通老為館伴黃幼與之同筆硯雅相好
至是不欲見其入以疾辭遂改名張子公宜生猶問子
公通老安在子公以實對欲扣虜中事不可得因登六
和塔子公鎖窓宜生先登函問之曰奉使得無首丘之
念乎宜生曰必来言方終而介使至宜生色為之變既
歸即為虜所誅龍泉尉施慶之乃其族也常饗宜生十一
磔未全開老倭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斷鴻音
裹送朝來又投蒲開集注宜生字朋望建安浦城人宣
政間為潤川教授與宗室趙德麟友善後仕劉豫豫廢
歸其國歷南臺郎中刺濕沴二州召為礼侍累迁侍講
道號三住道人○儒用

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壯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

之一日引入書院令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
疑然不動如故宅眷辟外窺之大段驚異士人別去家
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為所取後以妻之乃
陸棠也及范汝為作亂棠入其黨見矯情飾貌之難信
也過

李綱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擁之
為李玉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不重深是不
便廣

瀘州之事朝廷既是命委清強官體究帥司若有謀只那
體究官便是捉賊官且如揀差體究官帥司抵密着一
不下司文字與之令到地頭體究隨宜便與處分若體
究官到彼他見朝廷之意未十分來煎迫亦須開門放
入但只與之言今日之事既是如此若大兵四合勦滅
亦不難今亦未能如是但你這頭首入合當出來陳說
始初是如何及其既至則收而梟之事即定矣若遽然
進兵掩捕則事勢須激城中之人不可保而州即必破
殘破道夫

夷狄

西夏李繼遷本夷狄姓拓跋後賜姓李五代時有其地國
初世襲太宗欲取之遂召繼遷歸京師以別人代之不
曰繼遷逃歸朝廷費無限心力不能得遂以其兄繼隆
知夏州令招之其兄遂陰與之合每奏朝廷謂已無事
後朝廷又召其兄歸繼遷遂復有其地靈州屬朝廷又
在西夏之外為西夏截斷又以兵圖之使不得通朝廷

靈州絶遠難救援又其地渾沙無水不可掘每兵行則用水以自隨渴殺了多少人馬只見人行其沙地上皆動陷了數百人馬只見不在太宗心欲棄之而不言時參政張洎南唐亡國之臣專以諂遺遺揣知上意即進可棄之說上問宰相呂端又令各進說端言如此則各有說非全議合謀之意洎即誤端避事端言洎不過揣合上意後洎即進說端不曾進上謂洎揣合果如端言封還其說朝廷遂詔靈州守臣出兵與接漸漸離去棄之張齊賢以為不可如此則被夏人掩殺須是與之戰勝則得之不勝則漸引去方議未定忽報靈州已為夏人所破云因而為彼所有後來朝廷費了幾多氣力去取韓范輩用兵後徐禧永樂之敗是也張魏公舊官於陝西嘗登高望見西夏界外則西夏土地亦不甚闊如何強盛被他守得如此好祖宗時兵每出輒敗今依舊五州全又更取過那邊去了土地合闊矣只見強盛虜人亦不奈何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來韓范亦無素定基本只是逐旋做出且如當時覆軍敗將這下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忽然自來納欵求和這全不可曉後來不久元昊遂死不知他不死數年又必有甚姦謀大未可知且如當時朝廷必欲他稱臣遂使契丹號令之契丹方自以為功朝廷正未有所處又却二國自相侵淩不爾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勇健喜鬬三五年必一次為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是一箇秀才於這

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正當故做得恁地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法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得計則吾之十得尺則吾之尺率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用儒

閒李朝建國何故不都關中而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

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羣漢而來至長安而盡池錄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石不生草木本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都也神宗銳意欲取橫山蓋得橫山則可據高以臨彼然取橫山之要又在永樂之城夏人以死爭之我師大敗故永樂之城敗神宗聞喪師大慟聖躬由是不豫拔編年重和元年童貫命种師道劉延慶等取夏國求和夏人特橫山諸險以抗中國慶曆中王嗣宗范仲淹葺建誠取之會元昊納款而止元豐中李憲建誠又會王師失利神宗厭兵不克行貫常從憲得其規摹改和初誠進築至是十餘年遂得橫山之地夏人失援故納款然國家是時已建下燕之策益以多故其後西夏與女真乙巳冬女真圍太原夏人犯河外則是橫山之取有以結於彼也

又曰神宗初即

在冨韓公為相問為治之要冨公曰須是二十年不說着用兵二字此一句便與神宗意不合已而擢用王介甫首以用兵等說稍上眷遇君臣相得甚權時建昌軍司戶王韶上平戎策介甫力薦之初為泰鳳路經畧司機宜後知通遠軍遂一戰而復熙河捷書聞上大喜解白玉帶以賜介甫賞其知人又加韶為龍圖閣待制以為熙河帥熙河本鎮洮軍因復其地改為熙州只是廣漠之鄉有之不加損益無之不加撓扭於一勝之後廟論一意主於用兵三敗至於永樂極矣永樂之敗徐禧死之禧帥川之父黃嘗直之妹夫也能文章好談兵也有進策行於世文字甚好二蘇之文未為學者爭傳誦之（儒用）神宗其初要結高麗去共攻契丹高麗如何去得契丹自是高麗所以不敢去犯他（義剛）如何敢去犯他二字此一句便與神宗意不合已而擢用王介甫首以用兵等說稍上眷遇君臣相得甚權時建昌軍司戶王韶上平戎策介甫力薦之初為泰鳳路經畧司機宜後知通遠軍遂一戰而復熙河捷書聞上大喜解白玉帶以賜介甫賞其知人又加韶為龍圖閣待制以為熙河帥熙河本鎮洮軍因復其地改為熙州只是廣漠之鄉有之不加損益無之不加撓扭於一勝之後廟論一意主於用兵三敗至於永樂極矣永樂之敗徐禧死之禧帥川之父黃嘗直之妹夫也能文章好談兵也有進策行於世文字甚好二蘇之文未為學者爭傳誦之（儒用）神宗其初要結高麗去共攻契丹高麗如何去得契丹自是高麗所以不敢去犯他（義剛）是大國高麗朝貢於彼如何敢去犯他（義剛）

入主好勤遠畧底也是無意思當初高麗遣使來朝廷只就他使者以禮答遣之神宗却要別差兩使去緣他那裏知文故兩使皆侍從皆是文人高麗自是敬國豪剛

如何比得契丹自是敬國豪剛

嘗見韓無咎說高麗入貢時神宗喻其進先秦古書及進來內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喜即欲頒行天下王介甫恐壞他新經遂奏云眞偽未可知萬一刊行後為他所欺豈不傳笑夷夏神宗遂止本亦不傳以某觀之未必有是事蓋招徠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且神宗是甚次第剛明設使所進眞有契於上心亦豈介甫所能止之又記文昌雜錄中說高麗所進孝經門上一下一句記未眞緯

經只是識綿之書必無進先秦古書之事但嘗聞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章下高麗本云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一也此說近是（儒用）

或問高麗風俗好曰終帶蠻夷之風後來遣子弟入辟雍及第而歸者甚多嘗見先人同年小錄中有賓貢者即其所貢之士也（賓貢更須詗一字謹當時宣賜幣帛之外又賜介甫新經三十本盛以黑函黃袱其外得者皆寶藏之（儒用）

國家方與女真和時高麗遣使來求近上醫師二人上召老醫擇二人遣往至則日夕厚禮皆不問醫而多問禁中事二醫性而問之高麗主曰我有緊密事欲遣宋皇恐所遣使不能密故欲得宋皇親近之人而分付之上所

以問公禁中事者欲以見公是所親信耳二人因問之高麗主曰聞宋皇欲與女真和夾攻契丹此非良策蓋我國與女真陸路相通常使人察之女真不是好人勝負未決而我國亦不能自存此合當思所以備之二人問所以備之之說曰女真作一陣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勝之因令觀教其女真陣蓋如拐子馬之類二人歸奏上怒召老醫而責之其一人歸即死義剛其一人為藏匿之約上高麗有所聞欲納忠誠不可得遂托病遣使求醫於本朝且頗得供奉內庭所親信者送擇二醫以往至則館御供帳其禮甚厚但經月無引見之音二醫怪之私有請於館伴者一日得旨入見上引至內庭盡屏左右諭二醫曰寡人非有病也顧有誠款欲達於

上國欲得附奏幸密以聞二醫許諾則曰

女真人一面歡心貪其如此射狼之心可與之共事今不早圖之後悔無及聞其訓練之國人皆為精兵累山成有事于燕每戰輒勝小國得一二陣法可與之角如欲共得之敢不唯命論之畢乃早為之禮而遣之二酋歸具奏本末徽宗聞之滋不樂旦懼其語泄至相童蔡蕃乃為食於家召二酋以食之食畢而斃

高麗與女真相接不被女真所滅者多是有術以制之高麗要五十餘主今此方為權臣所篡而易姓（兼明○又得四十餘今已易姓姓王）

金虜舊巢在會寧府四時遷徙無常春則往鴨綠江獵夏則往一山多虻其極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今都燕山矣揚

燕山之北古有大中嶺為隔但有一路傍險水後來石晉以與耶律則其險路在其度內矣揚

燕山是古幽州石晉割賂契丹契丹既為金人所滅其種之傑者遂來據燕其主死其妻蕭太后主之童貫蔡攸往取之（攸語兵敗後金人自取之朝廷求之遂盡載數州之物婦女之顙而去更索厚貲貫之朝廷以其所索之物與之遂得數州空地一朝迸空內資以守之郭藥師者燕將初歸本朝金人來取燕遂歸金郭只帥守燕及本朝得燕郭又迎降金人一日大節之類官吏都集賀郭郭晉飲盡取吝人家屬之顙盡來飲小頃金人兵至無一人得脫者自此遂入燕矣朝廷與大遼結好百十年矣一日忽與金人約共攻遼而本朝無一人往是時方十三起義貴自這邊來了遂不及往既失約後取燕又是金人金人見本朝屢敗兵於燕遂有入冤之心是

時相王囘主其事童貫主兵蔡攸副之蔡京不主作詩送其子云百年信約宜堅守六月師徒早罷休京作事都作兩十二取旨有功則渠不曾主又有一子條上書言其父不是閒亦是其父之謀也金寇初圍城時京有一策可使虜人一兵不反朝廷使人問之云見上方可說寇去入問之云汴河可以灌之後寇再來未至時已決之矣西北數千里渺然巨浸東南遂為寇所據四方音問一信不通汴此故也揚

粘罕圍太原一年有餘姚師古輩皆為其戰退遂破太原張孝純守太原一年多少辛苦及城破捽一死不得遂降後為劉豫處官太原既破遂一直圍京城揚

李若水勸欽宗出李謂虜人可信醉後梳頭熟以此信

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之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揚

安得不成事揚

虜人有一謀時聚諸酋長於一屋內全不言只用一物畫地謀之便各去做如其事雖決便出野外無人處去商量揚

元太征蒙死於道有三策獻於虜主一則以汴京立渊聖欲拒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遼三則講和曰若行前二者也被他攬又曰道君有子四十一人一只放二十人歸來這二十人親王也要物事供他

虜至紹興宇臣李鄴降虜及駕至明州張俊大殺一番駕
泛海虜人走明州人今尚怨張俊不乘時殺去可大勝
遂休辛已逆亮來時一隊自海中來李寶自膠西殺
敗李鄴既降與虜酋並馬出有一衛士赴駕不及尚罵
紹興見之以一大方磚逐打其酋幾中因被害死之今
立一廟在其所賜雄忠額後人皆於其廟賣酒某去一
切逐去之說與王書令崇奉之先生又云某在時更為
劉豫事寇朝廷只管謀避計李伯紀云自南京退維揚遂
失河東北自維揚退金陵遂失京東西一番退一番失
設若是金人来無熟不得亦着去不能久番今女只是
劉豫只是這般人築得一邑守一邑得一郡守一郡如

何只管遠避揚
逆亮入寇時劉信叔在揚州亮欲至劉盡焚城外居屋盡
用石灰白之城多僞完頗亮死於此字亮多怎見而逃
之遂居龜山人多不可容必致變果死滅揚
王仲衡云虜中大臣有過時用禁首氈鋪地令伏其上扶
之當有一宰相一駙馬受杖駙馬因此恨怏而死非恨
其杖也恨不得禁首氈也又曰當有一官人出有一夫
人来至其花園中背上黃袱被得一束文字其間何文
字曰史書也那官人伊是史官某問可借否曰不妨遂
開看內有一段云詔曰宰相姓名某謀南伐若以為是
合盡心以贊其謀以為不是合盡忠極力以諫之不可
依違以敗成業今某人畧畧諫之可杖六十揚

揚割大師阿骨打揚割之子　吳乞買阿骨打之弟　完顏亶乞買之子　完顏雍葛王褮幹离不幹离嗢孛堇阿骨打既死諸酋立其弟吳乞買乞買死國人欲立阿骨打之子暗版孛訖烈此五字不知何訛不得　暗版孛訖烈名宗盤　大官人也　大官人者即所謂太子也諸酋不肯復立乞買之子完顏亶而以暗版孛訖烈為相暗版孛訖烈實懷怨望云已當為主亶覺之遂殺宗盤二十一日遂盡誅二十七王悟室亦被誅孛訖烈亦在其中二十七王皆其黨與兄弟也　連坐宗族舊皆殺了亶又為寬所弒自立葛主先名褒後以其字似衰字遂改名雍亶亮皆兄弟也　亶之父行名皆從宗兄弟名皆從　粘罕亦阿骨打族人嘗為相初入中國破京師幹离不粘罕也幹离不早死粘罕後來勸立劉豫內則蕭慶主其事蕭慶用事久及兀术撻懶廢劉豫而誅蕭慶粘罕爭之不能得亶遂忌之粘罕怩怏而死後來獨兀术得後死初虜入中國問何姓宋大中原人答以王姓宋大虜人呼王為完顏自是王者之後遂姓完顏又問虜人今漸衰替曰卒急倒他未得被他立得箇頭數大若十分中做得一兩分事便足以扶持振起除是大無道殘暴酷虐則不知如何若是如此做將去無大段殘暴之事恐卒消磨他未得蓋其數易以振起也　卓論及北虜事當初起時如山林虎豹縱於原野豈是人伯謨曰當時曲端獻策不出十年彼必以酒色死方可取先生曰阿骨打纔得幽州便死曾見有人論虜人無事

權在其主用兵權在將故虜主不用兵此說是大抵當
初出時是虜狄及志得意滿與我何異因語某人欲請
邊郡自效先生曰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上之人不欲用兵而我自欲為之是不識時
問恢復之事多始動終念如何曰只以私意為之不
復讎為念可學

葛王大故會他所以要和親者蓋恐用兵時諸將執兵權
或得要已不如和親可坐享萬乘之樂其初雖是利於
用兵到後來惟恐我來與他斷殺剛
葛王便是會底他立得年號也張謂之大定兼剛

葛王懲逆亮之敗一向以仁政自居
先生喟然嘆曰某要見復中原之人今老矣不及見矣或者說

葛王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為小堯舜曰他能
尊行堯舜之道要做大堯舜之風恐只是天資高偶合仁政耳友仁

南渡之後說復讎者惟胡氏父子說得無病其餘並是半
上落下說雖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所以高
宗只以區區成敗進退之到秦檜主和虜歸河南上下
欣然便只說得此之美更不說大義若無范伯達如主
則陵寢一向忘矣魏公時責永州亦入文字只說莫
與之和如何感動魏公傾五路兵為富平之敗又潰於
淮上若無氣力也是做不得事幹魏公然是箇人物然
亦達是人事恰做得若更向上且怕難撐當論規模
檜死上即位正大有為之大機會楊

卻弘取洄州胡昉取海州卻公人脚家胡角牙人唐鄧汝三州皆官軍取之王師駸駸到南京矣而諸將虜掠嬪女之黠不可言吳玠更要人錢一虜騎來走歸矣一虜一番圍洄州弘力扼之後捺兵至方解揚

洄海唐鄧四州皆可取西京中原之地逆亮來時用吳璘之計哉揚

取得此四州而湯思退無故與之備哉揚

晉人下吳却是已得蜀從蜀下江南是時襄漢蜀中別有主帥以也淮上開河抵江今蜀中出兵可以入武關從襄漢樊鄧可以擣汝洛縣淮上可以取徐州辛巳間官軍已奪宿州國家若大舉只用二十五萬精兵明

江州皇甫將名倜曾領兵守信陽作山寨三年云由其山接

金房諸山而出取西京中原云國家用事某頗當此任路云都不用國家兵糧沿路人皆自願為吳旦與糧其人忠醇能同甘苦得士心矣不附內貴然亦未必能以律御兵而戰也揚

陳問復讎之義禮記疏云穀梁春秋許百世復讎又某書燕人許五世復讎又云國君許九世復讎又某人引曾相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不譏自桓至定公九世孔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是九世不復讎也此說如何曰謂復百世之讎者是亂說許五世復讎者謂親親之恩欲至五世而斬也春秋許九世復讎與春秋不譏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亂說春秋何嘗說不譏與美他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

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譏美為言不知他何從見聖人譏美之意又曰事也多矣桓國君復讎之爭又不同倘云如本朝夷狄之禍雖百世復之可也曰這事難說久之曰凡事貴謀始也要及早乘勢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如當莊公之事他親見齊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讎又親與之宴會又與之婚築王姬之館於東門之外使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為如此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與讎人如此如何更責他報齊桓公況更欲責定公夾谷之會爭那裏去見讎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沒氣勢無意思了又況聚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起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箇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無事自来召諸侯如此則莊公不起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起非是殺齊乃叛周也又況桓公做得氣勢如此盛大自家如何便復得讎若欲復讎則襄公殺其父之時莊公當即興師問罪殺得襄戴天之故告之天子方伯連率必以復讎為事殺得襄公而後已如此方快今既不能然又親與之同會與之主婚於其正當底讎人尚如此則其子何罪又況其子承其被殺後而入國又做得國来自好莊公之所以不如宜其不能復而說首事之也陳問若莊公能殺襄公復與桓公為會可否曰既殺襄公則兩家之事已了兩亦何妨但莊公若能殺襄公則遵方平自與桓公為會亦何妨但莊公而不在齊桓矣惟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功將在莊公而不在齊桓矣惟

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事之也只要乘氣勢方急時便做了方好才到二世三世後事便冷了假使自家欲如此做也自鼓氣不振又況復讎須復得親殺吾父祖之讎方好若復其子孫有甚意思漢武帝引春秋九世復讎之說遂征胡狄欲為高祖報讎春秋何處如此說諸公讀此還信否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自詭耳如本朝靖康虜人之禍看來只是高宗初年乘兀朮粘罕斡离不及阿骨打未死之時人心憤怒之日以父兄不共戴天之讎就此便打疊了他方快之人意孝宗即位銳意雪恥然事已經隔與吾敵者非親殺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一所以當時號為端人正士者又以復讎為非和議為是而乘時喜功名輕薄巧言之士則欲復讎彼端人正士豈故欲忘此虜蓋度其時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炎慶遠父之徒百方勸用兵孝宗盡被他說動其實無能用著輸敗只志在脫賺富貴而已所以孝宗盡被這樣底欺做一事不成蓋以此耳僩云但不能殺虜主耳若而今捉得虜人來殺之少報父祖之怨豈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手他事自是他祖父爭你若捉得他父祖來殺豈不快人意而今是他子孫干他甚事又問蹤中又引君以無軍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讐如此則是報君豈有此理曰所家胡說豈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說聖人是之曰聖人何嘗有明文是子胥来今之為春秋者都是如此胡問蹤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陰諸淵毋為

戎首不亦善乎言當報之但勿為兵首從之以殺之可也曰盡是胡解子思之意蓋為戎人問禮為舊君有服禮數子思因云人君迟人無禮如此他不為戎首來殺你已自好了何況更望其為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蓋甚之之辭非言人臣不見禮於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讀書不得此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道夫

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和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軼得我今五六十年間只以和為可菲兵又不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　僩

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為養兵之資則勇者可梟矣　道夫

近見吳公濟會中朋友讀時文策其間有問道德功術者二篇一篇以功術為不好一篇以為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術無道德則功術不好前篇不如後篇某常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之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說恢復某應之曰公便說得不是公何不曰愛之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之不能因說為政篇道德政刑與此一般有道德則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專用政刑耳

本朝禦戎始終為和字壞後來人見景德之和無策遂只管守之殊不知當時本朝全盛抵得住後來與女真彼

此之勢如何了（揚和我）
問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因說靖
康之禍云終始為講和所誤虜人至城下攻城猶說講
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講和問秦檜之所以力欲講和
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是他知得虜人之意
是欲厭用兵他當初自虜中来時已知得虜人厭兵故
這裏迎合高宗之意虜人是時那箇又投合虜人之意
子女玉帛已自充滿厭足非復曩時長驅中原之銳矣
又被這邊殺了兼虜之創業之主已死他那兩箇
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勢亦稍稍強所以他亦欲和
卓

秦檜自虜中歸見虜人溺於聲色宴安浮之中國者日夜

爛熳亦有厭兵意遂歸来主和其初亦是矣
然虜已奉之湯不為一毫計使其和中自治有釁後當
逆亮之亂一掃而復中原二大機會也惜哉（揚）
秦檜講和時歲幣絹二萬五千匹銀二萬五千両今歲絹
減二五千匹銀減五千両此定數每常往来人事禮數皆
用金銀器盛腦子貴藥物之類所賞不貲大約等絹三
千五百文一匹銀二千五百文一匹大數一百二十萬
緡彼来時只是些羊皮匹段之類甚微（揚）

語類卷一百三十三終